

胡正武 著

浙東唐詩之路論集



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

浙东唐诗之路论集

胡正武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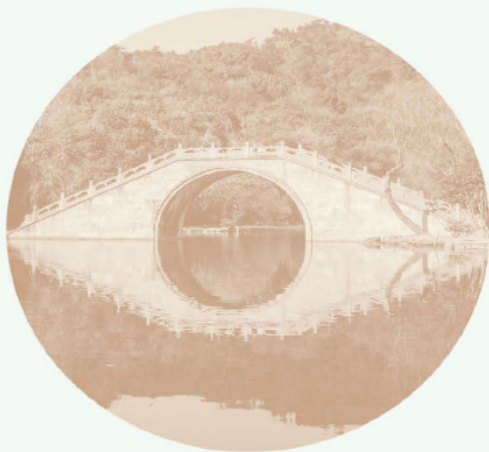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 杭州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封面题笺：连晓鸣

封面设计：徐三见 林朦朦

天台蓮の月
見ふ向國清
玉露如雪色
百回行松聲
李白



上架建议 历史·文化

ISBN 978-7-5178-2913-3



9 787517 829133 >

定价：48.00元

序

“浙东”是历史地理概念，指唐朝江南道浙东观察使辖区，以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为依据，管辖越州（治今绍兴）、婺州（治今金华）、衢州、处州（治今丽水）、温州、台州（治今临海）和明州（治今宁波）七州，观察使治所在越州，管辖陆地面积占今浙江全省的73%。“浙东”境内以丘陵地貌为主，自然地理上属于东南丘陵的一部分，素以山水风光著称。

自汉末六朝以来，中原板荡，官宦与平民大量涌向江南，浙东之地亦迁入了大量北方民人。对于浙东山水而言，是机缘巧合，文人发现了山水之美，浙东山水遇到了知音，其美妙风光得到赞颂传扬，因此名动四方。如王羲之、谢安、顾恺之、支道林、戴逵等等，尤其是王谢家族的名人轶事与玄言诗人孙绰的《游天台山赋》等名言名作，对于浙东山水之赞美，播誉士林，掷地有声。王羲之称“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王献之称此地“秋冬之际，尤难为怀”，王徽之雪夜访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等等，名人逸事佳话，新人耳目，万古不磨。由此渲染移化，南朝梁王籍写下“舳舻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阴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当时人以为“文外独绝”；隋朝李巨仁《台山篇》高唱：“台山称地镇，千仞上凌霄。云开金阙迥，雾暗石梁遥。翠微横鸟道，珠涧入星桥。风急清溪晚，霞起赤城朝……”当历史车轮转到了大唐这个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才子骚人慕名而来者多如过江之鲫。他们虽然嘴巴上高喊“此行不为鲈鱼脍，因爱名山入剡中”“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来去赤城中，逍遥白云外”“来往天台天姥间，欲求真诀驻衰颜”“他时画出白团扇，乞取天台一片云”……诸如此类超凡脱俗，不食烟火之言语，貌似多具司马子微之高尚，其实不乏欲觅卢藏用晋身之途者在焉。其标杆人物即是“诗仙”李白。李白以身世之故不得参与科举之试，欲求功名，便需另辟蹊径，寻觅曲线入仕之路，方有可能实现其远大抱负。当李“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荆州，适与天台山道教宗师司马承祯（字子微）相遇，子微先生盛赞李“有仙风道骨，可与

神游八极之表”，令李感到无比振奋，后遂买舟东下，到天台山与道士吴筠游。及筠奉召入京，遂携李白同行，于长安遇太子宾客贺之章。贺读其《蜀道难》诗而叹为“谪仙人”，取金龟换酒，为之颂扬，及白面见皇帝称旨而得唐玄宗青睐，乃命“供奉翰林”。如此，进一步激发骚人墨客游天台之愿望，游踪繁密，络绎不绝，栖身林泉，吟哦风月，汇而聚之，蔚为可观，遂成今人竺岳兵先生所倡“浙东唐诗之路”这一文化奇观。为浙东山水播誉于海内外积累了丰富之文化资源，留待后人开掘与研究。

新昌竺岳兵先生是“唐诗之路”首倡者，1993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召开“唐诗之路论证会”，会上论证同意加“浙东”二字作为“唐诗之路”的前置词，全称“浙东唐诗之路”，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于1993年8月18日致函竺岳兵先生，予以认可。余当时对于浙东诗路颇感兴趣，1994年冬新昌召开浙东唐诗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亦因缘与会，得以聆听诸位学者、前辈谠论宏议，进一步激发继续研究浙东诗路之情，遂孜孜不倦，爬梳于唐诗唐文间若干年，复由唐而汉魏六朝，于唐贤之崇尚晋宋以上，启沃宋明以降，有所会心；又有生于斯长于斯之“土人感”，对于学界诸贤所论与浙东自然地理、历史地理出入过大者，感受深刻，欲为之质疑解惑，乃耽于史部正史、野史、地理、志乘、笔记，集部总集、别集间若干年，写作论文若干篇。纯属出于求真解疑之心，初无发覆成名之念，每有所得，涣然冰释，辄快然自足，难以言表。岁月不居，逝如川流，不经意间已坚持二十余年，累积得论著若干万字。大多发表于学报类刊物，亦未加入唐代文学学会，自娱自乐，而藏修息游，自在其中。昔读放翁“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常荡漾心潮，激动不已，而今马齿徒长，蓦然回首，空有“镜中衰鬓已先斑”之叹耳。然自从浙江省长提出要积极打造浙东唐诗之路、钱塘江唐诗之路后，官学商各界闻风响应，全省各地掀起重视唐诗之路研究、保护与利用的新潮流。台州处于浙东沿海，以天台山而得名，山水神秀，人文荟萃，是浙东诗路上极其重要的驿站乃至诗路之高峰，对于积极打造浙东唐诗之路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台州学院又是研究浙东唐诗之路的重镇，准备主办以浙东唐诗之路为题的国际学术会议。于是将已经发表的论文整理结集，颜曰《浙东唐诗之路论集》，交付出版，以便得到海内外博雅通人批评指点，虽未免敝帚自珍之俗，亦有以文会友，且以自我小结，老马

当自奋蹄之意寓焉。青灯黄卷虽有穷，唯愿“正学读书存种子，广文开馆有传人”^①，则浙东唐诗之路与天台山文化研究的前景更加美好，未来无限辉煌。

人生苦短，六根难清，“何当共到天台里，身与浮云处处闲？”正是此刻心中新的向往！权为序。

著者

戊戌孟秋撰于临海菊筠斋

^① 此联为民国浙江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国文教师褚传诰先生所撰。正学：指“台州式硬气”的代表方孝孺。方孝孺于蜀王府任教授时被蜀王赞为“正学”，后人称之为“正学先生”“方正学”，当时有“天下读书种子”之誉。广文：指唐朝被贬谪为台州司户参军的广文馆博士郑虔。唐玄宗尝署其书画曰“郑虔三绝”，郑虔在台州期间收民间子弟，教以诗书礼乐，民受其化，被誉为“台州文教之祖”。

目 录

序	/ I
台州恶溪与孟浩然来台州路径新说	/ 001
刘阮遇仙故事与越中传统造纸发微	/ 008
唐诗之路与佛道宗教	/ 019
魏晋风流对唐诗之路的先导作用简说	/ 027
《泛南湖至石帆》作者考证	/ 035
唐朝文学作品中的袁晁起义	/ 040
顾况浙东行踪考略	/ 049
唐诗之路与政治因素之关系	/ 059
唐诗之路与浙东经济物产	/ 067
“天台”地名源流与修辞表达	/ 076
天台台州名人籍贯确定方法刍议	/ 084
刘阮遇仙传说与中国造纸术起源新探	/ 092
徐一夔名号与被斩偏解辨正	/ 098
方国珍首义之功与割据之局简论	/ 104
风流天子唐明皇与唐诗之路	/ 114
隐士道士与浙东唐诗之路之形成	/ 124
一入天台便是仙 可怜尘世苦残缘——天台山文化答客问之一	/ 134
天台与台州之关系	/ 138
浙东恶溪与唐诗恶溪考略	/ 155
永嘉天台地名的变迁及常见失误	/ 165
跋	/ 169

台州恶溪与孟浩然来天台山路径新说

【摘要】唐朝诗人孟浩然从东都洛阳出发,专程来游越中山水,尤其是天台山,其路线有两点最为关键:一是孟氏来天台山是从水路、从北面或北面偏西方向而来;二是来天台山的路线附近有一条名为恶溪的水流。这条恶溪非括州(今浙江省丽水市)的恶溪,而是台州的位于天台山不远处的恶溪。因此孟浩然是从越州剡中沿着剡溪、天姥山到达天台山的。

【关键词】台州;天台山;恶溪;孟浩然;路线

对于唐朝诗人孟浩然(689—740)生平事迹的研究,前贤今人已经有很多的成果可资借鉴。如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载《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孟浩然诗选》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谭优学《孟浩然行止考实》(载《唐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等。在关于孟浩然游览台州天台山这一问题上,陈贻焮先生较早提出自己的观点,其后为大多数孟浩然研究者所接受。近20年来,台州的地方史志研究者对孟浩然的研究亦有所进展。然“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有关孟氏厌弃京城纷纭的生活,专程来游吴越山水尤其是天台山这一生平大事,欲在此献其一得之愚,以求方家教正。

一、孟浩然游天台路线的自我交代

孟浩然从哪条路来到台州,似乎无关紧要。实际上这涉及孟氏许多诗歌的解读、系年和评价等,是不可不辨的。这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中心。从孟浩然诗中所提供的线索来说,与他来天台山路线有密切关系的有两首诗最为重要:这就是《舟中晓望》与《寻天台山》。

舟中晓望

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舳舻争利涉，来往接风潮。
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坐看霞色晓，疑是赤城标。

寻天台山

吾友太乙子，餐霞卧赤城。欲寻华顶去，不惮恶溪名。
歇马凭云宿，扬帆截海行。高高翠微里，遥见石梁横。

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到，他来游天台山的路线是有明确的方向方位的。“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交代了他走的是水路，是从天台的北面或西北面而来，现代学者多据此判断孟氏游天台之路线。然综观诸家之说，皆有未深入理解天台山周围之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以及孟诗之意，似乎隔了一层。今据天台山周围之自然、人文地理，结合孟氏纪游诗，设一假说，并据以辨别、考证诸家之说，以为研究孟诗之参考。

（一）从金华江到天台说。有的学者认为孟浩然是从钱塘江上溯到东阳江（今金华江），再沿水上行从东阳到天台。^{[1]28—31;[2]26,77}

此说所根据的材料主要是孟浩然的《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宿建德江》等诗。此说所提供的路线，有舍近求远，自我折磨之嫌。孟浩然渡过浙江（今钱塘江）以后就到了越州，有其《渡浙江问舟中人》一诗为例：“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而越州与天台相邻，天台、天姥就是姐妹山，一脉相连。孟浩然为何在到了越州以后不直接前往天台山，反而又要从新安江西上，再从东阳翻越浙江最高山脉之一的括苍山，长途迢递再到天台山呢？故此说有两大问题难以解说。

一是越州沿鉴湖、耶溪（若耶溪）、剡溪^①迤迤而上可以乘水路直达天台山，今浙江省境内大水流之一的曹娥江上游新昌江、澄潭江等就发源于天台山主峰华顶山，以前可以乘小舟到达上游；现在由于生态的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影响，如修建水库，新昌的沃洲湖等，已经不能通行小舟了。这一路的名胜古迹甚为繁密，如鉴湖、耶溪、云门寺、东山（即谢安隐居处）、剡溪、石城寺（今大佛寺）、沃洲、天姥等，东晋以来向为名士高人隐居修道之所，如谢安隐居东山、支遁剡山养马

^① 东晋以小说笔记及正史中所载习称之“剡溪”皆系指剡山中之溪流，而非今日自然地理上的剡溪。如“王献之雪夜访戴”之剡溪，正在剡山之中也，如曹娥江上游新昌江、澄潭江等。后者主要流经余姚、奉化等县市，与历史上的剡溪名同而实异。

放鹤、王羲之华顶临池、许迈称山阴至天台有金庭玉堂不死之乡、王献之雪夜剡溪访戴、孙绰作《游天台山赋》、谢灵运兴作山水诗等风雅之事也都在剡中与天台这一段地方，正合乎孟浩然的游历趣味。按前说，就难以解释孟浩然“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欲寻华顶去，不惮恶溪名”这样的急迫心情以及此行的目的了。

二是《舟中晓望》一诗是孟氏来天台山路径的具体交代，他是乘舟而来，而且是从北面或西北面而来，这方向取水道的条件如上文所说只有从剡中方有可能，而且于事于理相合。东晋以降文人著述均是如此认识剡中与天台的地理关系。如东晋支遁《天台山铭序》云：“剡县东南，有天台山。”宋人施宿《嘉泰会稽志》载：“天姥山在新昌县东南五十里，东接天台华顶峰，西北联沃洲山。”^{[3]725—726} 剡中、天台这块地方以及剡中到天台山这条路线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那些“海上求仙客”的活动热点、来往热线。如紧接孟浩然来天台的李白是从剡中到天台的：“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秋下荆门》），“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门标赤城霞，楼栖沧岛月。凭高远登览，直下见溟渤。云垂大鹏翻，波动巨鳌没。风潮争汹涌，神怪何翕忽。观奇迹无倪，好道心不歇。攀条摘朱实，服药炼金骨。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阙”（《天台晓望》）。中晚唐时以写“山雨欲来风满楼”著称的诗人许浑也说：“来往天台天姥间，欲求真诀驻衰颜。”（《早发天台中岩寺度关岭次天姥岑》）中岩寺在天台赤城山下，唐朝诗人对此寺多有涉及，如周朴有诗《题赤城中岩寺》，诗僧寒山子有诗《丹丘迴耸与云齐》“风摇松叶赤城秀，雾吐中岩仙路迷”，等等。据宋邑人陈耆卿《赤城志》卷二十八载：“崇善寺，在县北五里赤城山下。晋太元元年（376）建。先是，兴宁（363—365）中僧昙猷依岩造寺，号中岩。后以多赤蚁，徙平地。国朝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今额。政和八年（1118），又改玉京观。未几仍旧。放生池在焉。”为当时名寺。设若孟浩然从东阳到天台，则不但难以走水路，而且必须翻越括苍山岭，然后长途跋涉到天台山。再说如果结合孟诗“欲寻华顶去，不惮恶溪名”来看，则那条被当今众多学者认定为括州（今浙江省丽水市）的“恶溪”位于天台山之西南（详见下文），又难以解说“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了。在这个问题上，陈贻焮先生已经注意到了两点：1. 天台山在唐越州剡县（今浙江嵊州与新昌）东南，此山自来为求仙览胜的文人道士所向往。2. 指出了孟氏游天台山以后是由曹娥江上游剡溪顺流赴越州的。虽然如此，陈先生的观点却让“兹山夙所尚”“久负独往愿”的孟氏与天台山失之交臂，反去绕一个大圈，是很可惜的。孟氏诗中反映沿钱塘江上溯，经桐庐、建德向西，作有《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宿建德江》等，这些作品后来经谭优学先生考

证,系孟由浙返鄂时所经路线,于理较合。因为孟诗中再也没有写到东阳江上的作品了,而且建德江(今新安江)与陈氏所说的东阳江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方向。由建德江溯流而上向西进入徽、歙即今皖南地区,这是沿着长江相同方向溯流而上的路线;由东阳江溯流而上则是向西南方向,进入金华地区。只要对照浙江省地图一看就会一目了然,这两条江的走向是绝不能混为一谈的。所以孟浩然写到建德江上的诗歌是不能用作他经东阳江到天台山的理由的,陈贻焮先生此种观点缺乏有力的论据。

(二)从永嘉来天台说。有的学者认为孟浩然是从永嘉(今浙江温州)乘舟到天台山来寻友人太乙子。因为孟浩然有同乡张子容为乐成(今浙江乐清)尉,孟氏是在乐成访友之后再来天台的。^{[4]87} 这种观点与上文孟浩然诗中所提供的路线明显不合,方向正好相逆,是用不着多辩的。

(三)从海上来往天台说。有的学者认为“孟浩然之访天台是坐海船来去的”,“其来去天台是舍海行莫属了”,是从海上来的。^{[5]27-31} 这也是没有了解到台州天台山与越州剡中的地理、文化环境而得出的观点。孟浩然如果从北面乘海船而来天台山,则其出海的港口在哪里?是在杭州,还是在明州(今浙江宁波)?这两处的地理位置都与孟浩然诗中所写的路线有很大距离,实际上都是舍近求远,故为迂回。现放着从剡中到天台这一条正对其胃口的路不走,偏要航海旅游到天台,绕一个大弯子,既于常理难通,且有悖于当时交通条件的实际,与孟浩然自己诗中所写的路线不相符合。至于有的学者还征引孟浩然《宿天台桐柏观》诗“海行信风帆,夕宿逗云岛”而断定孟氏来天台必属海行,恐怕亦非确论。唐朝文人心目中的东南沿海地方,都可以看成“海上”。如李峤《送司马先生》诗:“蓬阁桃源两处分,人间海上不相闻。一朝琴里悲黄鹤,何日山头望白云。”^{[6]176} 此诗中的司马先生是司马承祯,居天台山修道,海上仙山即天台山。又如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铭》:“及为刑部侍郎,遂章言宪宗迎佛骨非是,任为身耻,震怒天颜。先生处之安然,就贬八千里海上。”此海上是岭南道潮州。据此,则孟诗之海行风帆云者,未可遽坐实为从海上乘舟来游天台山也。只是因为江南吴越之地水乡泽国,诗人之抒情言事,每有连类而及之习惯。而且越州通往台州的道路,亦非天堑难越,东晋谢灵运主持开发的由始宁(今上虞)经始丰(今天台)至温州的东南干道已经建成。唐代从越州通向各地的驿道里程为:越州至杭州 140 里^①,至台州 475 里,至婺州 390 里,西北至上都(长安)3530 里,至东都(洛阳)2670 里。^{[7]454} 孟

① 一里约为 454.36 米。

浩然如果从南面乘海船而来天台山,那同上文第二种观点的结果相同。

因此,解决孟浩然来访天台山的路线的关键,是孟浩然《寻天台山》诗中的这条“恶溪”究竟在何处。

二、括州、台州两恶溪的历史变迁

从唐诗学界既有成果来说,今人研究孟诗者大多认为孟诗中所提到的“恶溪”乃是指唐朝括州境内最有名的水流好溪。^{[1]31;[5];[8]221;[2]27;[9]165—166;[10]48}括州境内的好溪原名恶溪,据《元和郡县志·丽水》记载:“丽水本名恶溪,以其湍流阻险,九十里间五十六滩,名为大恶。隋开皇中改为丽水,皇朝因之,以为县名。”又据《旧唐书·地理志》载:“丽水县东十里有恶溪,多水怪。(唐)宣宗时刺史段成式有善政,水怪潜去。民谓之好溪。”恶溪的名字虽然不中听,但大多是其流水桀骜不驯,给溪畔民众带来灾害的纪实称谓,凡山水险恶者皆可以此命名。唐括州之恶溪正是如此。据《舆地志》载:“恶溪道间九十里而有五十九滩,两岸连云,高崖壁立。”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云:“恶溪出处州丽水县东北大麓山,西南二百一十五里至括州城下。谢灵运《与从弟惠连书》云:‘出恶溪至大江,水清如镜。’”但是天下山水同名者极多,所谓“天下西湖三十六”。台州也有一条恶溪,而且距天台山很近,就很少有人知道了。上文所引研究孟诗诸家解释《舟中晓望》一诗均众口一词地引用了《元和郡县志》等几种材料解释“恶溪”,就是例证。

台州恶溪的情形,据宋邑人陈耆卿所著《赤城志》卷二十三《山水门》载:“百步溪在县西北六十里,前后二滩,石险湍激,俗号大小恶,舟者病之。唐孟浩然《寻天台山》诗所谓‘欲寻华顶去,不惮恶溪名’是也。淳熙中令陈居安命工淬凿,始无患。”^{[11]783}可见百步溪的险滩激流是非常险恶的,竟能够叫舟子害怕。从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百步距临海城(即台州府城)约六十里,是临海北边与天台相邻接的地方。又据明朝地理学家王士性说,始丰溪从天台到临海,沿途山峻水秀,风景极佳,到大石百步这一段叫恶溪。他在《五岳游草·台中山水可游者记》中写道:“百步者,蹲天台下流,未至郡(指台州府城临海)六十里,石崖飞突,水如绿玉沉汇,紫阳张平叔^①尸解于此,崖下足迹尚存。恶溪者,大小二恶滩,飞涛喷雪,在百步下。王右军游天台,奇之,书‘突星滩’于石,后人划石以便舟行,字失所在。”^{[12]103}台州恶溪的治理经过在《临海县志稿》卷四《叙水》“百步溪”条中有

^① 指道教南宗创始人张用诚,张用诚本名伯端,字平叔,号紫阳,是台州府城人。

较详细的记载：“一名恶溪。在县北六十里今测当作五十里。溪有二滩，石险湍激，俗名大小恶溪。唐孟浩然诗：‘欲寻华顶去，不惮恶溪名’《明一统志》。晋右军游天台奇之，书‘突星濑’于石上，后人划石以便舟行，字失所在《五岳游草》。宋乾道中邑令陈居安修治，水平稍安，然遇暴涨，覆溺之患弗免。明弘治二年，郡守马岱疏凿别道七百余丈，害未尽去也。后邑人方伯蔡潮募工重修之，舟始无患。因易其名为大善滩云《府志》。”^[13]蔡潮字巨源，号霞山，临海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及第，官至河南右布政使。方伯是古代诸侯中的领袖之称，明清时用于尊称布政使。《台州府志》称蔡潮“赈恤乡井，好为义举，如平大恶滩，建邵家渡梁，移三江埠，疏东泉井，皆贻人以永利”。蔡氏疏浚恶溪事迹不但记载于府志县志等地方史志中，还保存于恶溪之畔的摩崖石刻上，共7行26字，字径在27厘米乘23厘米左右，其文曰：“舟无旧患，滩著新名（指改名为大善滩）。我心长在，万古安宁。大明嘉靖十年（1531）春，乡大夫霞山蔡潮治水记。门人闽进士陈清濂刻。”其旁相隔二米左右的巨石上刻有“大善滩”三个大字，字径在105厘米乘70厘米左右。^①括州的“恶溪”改恶以后变为“好”溪，台州的“恶溪”则改恶从“善”了。今天，在本地除了少数文博人员以外，一般人都不知道台州有一条“恶溪”，加上台州的恶溪又未列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工具书条目，故外地人更难了解。在台州先贤中早已有人指出了台州与括州（处州）两条恶溪的不同，孟浩然寻天台山时所惮的“恶溪”应当是台州之“恶溪”：清人戚学标《台州外书》载：“恶溪有台州之恶溪，有处州之恶溪。孟浩然诗‘欲寻华顶去，不惮恶溪名’，指台之恶溪。”^{[14]254}

由此可见，这条“恶溪”的险恶地段经过台州人民连续近千年的治理，凿除了险峻的岩石，以便舟船的通行，至明朝以后，再经蔡潮等人的进一步整修，便无“险恶”之患了。因此，到现代，台州恶溪之名已经鲜有人知晓。从上述材料还可知，唐朝及唐以前，达官显宦、高人雅士来游天台山者已经对台州的恶溪有了了解，那么像孟浩然这样性喜山水的诗人是不会放过如此美景的。孟浩然外出游历，多喜走水路，“舟行自无闷，况值晴景豁”（《早发渔浦潭》），“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经七里滩》）。他追求这样的快乐。根据常识，孟浩然渡过钱塘江后直奔越州（今浙江绍兴），《渡浙江问舟中人》诗云：“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游览了越州的风光以后，孟浩然是沿着

^① 见临海市博物馆馆藏：《浙江省文物遗址调查（复查）登记表·仙人“大善滩”、“竹溪”摩崖》（打字油印本），219—222页。调查人：徐三见、王甫计；调查时间：1985年6月1日；填表人：徐三见。

剡中山水,到达台州的。因为他的诗里面交代得很清楚,来天台山走的是水路。“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他只有从越州来才能如此说。要是从永嘉(今浙江温州)乘海船到台州,则其来路的方向正好与从越州来的方向相反,怎么能说“挂席东南望”呢?即使乘海船从明州下海到天台,也难以与孟诗“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相合。如果孟氏从括州(今浙江丽水)的恶溪来,则也有问题,因为台州天台山的方位并非在括州的东南,而是在它的东北面了。唐朝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载,越州八到“东南至台州四百七十里”^{[15]618},处州八到“东北至台州四百九十里”^{[15]624},台州八到“西北至越州四百七十五里,正西微南至处州四百九十里”^{[15]627},如果将孟浩然来游天台山的路线置于越州台州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加以考察,则其纪游诗中“欲寻华顶去,不惮恶溪名”的恶溪正在天台山不远之处,较之括州之恶溪,自然要贴切得多了。那么诗人来天台山所经路径之疑难也就可迎刃而解了。

【参考文献】

- [1]陈贻焮.唐诗论丛[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 [2]陈贻焮.孟浩然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3]李白.李太白全集:卷十五[M].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 [4]周荣初.天台山诗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 [5]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 [6]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7]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绍兴市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8]赵桂藩.孟浩然集注[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
- [9]徐鹏.孟浩然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 [10]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1]陈耆卿.赤城志[M]//四库全书:第48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2]王士性.王士性地理书三种[M].周振鹤,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13]张寅修,何奏簧.临海县志稿[M].台州学院图书馆馆藏,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
- [14]邹志方.浙江东唐诗之路[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 [15]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刘阮遇仙故事与越中传统造纸发微

【摘要】越中历史上曾经有过长期兴盛的传统造纸业，所产之纸品质优良，号称“剡藤”“剡纸”。剡民刘晨、阮肇入天台山取穀皮而遇仙女的优美故事，就是在越中造纸产业兴盛背景下产生的。后世把此故事更改为刘阮入山采药，是因为文字的误解、时代变化造成的，易淹没越中在中国造纸史上崇高的地位，并使该故事蒙上更浓厚的道教色彩。

【关键词】越中；造纸；传统；刘阮遇仙；故事；讹变

越中是一个历史概念，由于历史上行政区划和政权建置的原因，其所指范围有广狭两义：广义的越中是指古代越国的范围，大致包括今浙江省境；狭义的越中指的是隋朝以来所置的越州之境。后者范围在唐朝开元二十六年（738）以前主要是指越州，开元二十六年分越州东境鄞县置明州以后，其辖区范围包括今天的浙江省绍兴、宁波、舟山和杭州市萧山区。^{[1]118—119；[2]大事记}又由于越中名山胜景如天姥山等紧邻台州天台山，越中名水剡溪发源于天台山，故越中又每连及台州之域。越中山水奇秀，物产丰富，自古以来扬名于四海。同时这又是一个充满梦幻缥缈，如同蒙上神奇面纱的地方。从六朝以来，古代典籍中就记载了源出越中地区的大量仙话故事。其中最有名影响也最大的当推“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记”。在历史上，越中地区由于自然资源的关系，传统造纸产业发达。而且所产之纸品质优良，名播遐迩，尤其是剡中（是越州剡县的通称，包括今天绍兴市的嵊州和新昌两县市）所产纸张，号曰“剡藤”“剡纸”，成为上等纸张的代称和雅称。剡民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的故事，就与越中地区造纸这一传统产业有密切的关联。这一流传极其广泛的仙话故事，在宋朝以后发生了有趣的讹变。本文欲从越中地区传统造纸产业角度来观照这一故事，对其讹变的某些内在因由做一探索。

一、刘阮遇仙故事以越中盛行造纸为背景

汉末到魏晋时代,由于汉末农民大起义,社会长期动荡,北方人口大量迁徙到江南。这些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北方中原地区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江南地区社会的发展。越中地区传统造纸产业的出现,与这一时代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剡民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故事,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晋人干宝《搜神记》(近人汪绍楹以为出自《搜神后记》)所载刘阮故事是这样的:

刘晨、阮肇入天台取穀皮,迷不得返。经十三日,饥。遥望山上有桃树,子实熟。遂跻险援葛至其下,啖数枚,饥止体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见芜菁叶流下,甚鲜新。复有一杯流下,有胡麻焉。乃相谓曰:“此近人家矣。”遂渡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色甚美。见二人持杯,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杯来。”刘、阮惊。二女遂欣然如旧相识曰:“来何晚耶?”因邀还家。南、东二壁各有绛罗帐,帐角悬铃,上有金银交错。各有数侍婢使令。其饌有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美。食毕,行酒。俄有群女持桃子,笑曰:“贺汝婿来。”酒酣作乐。夜后各就一帐宿,婉态殊绝。至十日,求还,苦留半年。气候草木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乡,归思甚苦。女遂相送,指示还路。既还,乡邑零落,已十世矣。^{[3]249-250}

而近人绍兴鲁迅所辑《古小说钩沉》中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本刘阮遇仙故事,在文字上稍详。为便于比较,特引录如下:

汉明帝永平五年(62)^①,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②,迷不得反,经十三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大有子实,而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各啖数枚,而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见芜菁叶从山腹流出,甚鲜新,复一杯流出,有胡麻饭糝,相谓曰:“此知去人径不远。”便共没水,逆流二三里,得度

① 按:蔡伦于是年出生。

② 按:穀皮之误,详见下文。

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问：“来何晚邪？”因邀还家。其家铜瓦屋，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敕云：“刘阮二郎，经涉山岵，向虽得琼实，犹尚虚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毕行酒，有一群女来，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贺汝婿来。”酒酣作乐，刘、阮忻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至十日后欲求还去，女云：“君已来是，宿福所牵，何复欲还邪？”遂停半年。气候草木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女曰：“罪牵君，当可如何？”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十人，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至晋太元八年(383)，忽复去，不知何所。^{[4]361—362}

从上述两个版本的故事来比较，前者当系后者的简写本，后者有具体的时间，而简写本则略去了这一点。这在六朝小说流传过程中是正常现象，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也有不同的版本，其中武陵人详本有姓名，而略本则无。刘晨、阮肇二人从剡中^①到天台山采穀皮，路途不算近，时间经过了十三天，可见采穀皮是一件繁难之事。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刘阮二人花大力气采的穀皮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要经历如此艰辛入山采集它？

从我国历史典籍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这种不是轻易可以采集的穀皮，是当时造纸的原料，而且是造优质纸张的原料。

唐徐坚《初学记》卷第二十一文部·纸第七叙事：“《释名》：‘纸，砥也。谓平滑如砥石也。’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截之，名曰幡纸，故其字从丝。贫者无之，或用蒲写书，则路温舒截蒲是也。至后汉和帝元兴中，常侍蔡伦，锉故布捣抄造纸。又其字从巾，《东观汉记》云：‘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帑，所谓蔡侯纸是也。’又魏人河间张揖撰《古今字诂》，其巾部云：‘纸，今帑。’则其字从巾之谓也。”^②一云：“伦捣故鱼网造纸，名网纸。后人以生布造纸，丝纒如麻，名麻纸；以树皮作

① 即古剡县，位于今浙江省嵊州市和新昌县，南邻天台县。

② 见荀悦《汉纪》及王隐《晋书》。